【專訪香港民研】鍾庭耀 X 鍾劍華　守住獨立民調最後淨土

2021/12/29 – 07:00　5.8k

A A

立場人語

香港民意研究所最後一輪選前民調記招發佈後，選舉日，主席鍾庭耀也在 Twitter 上宣稱「決定渡過無憂無慮的一天」，每小時公佈投票率，自設競猜投票率比賽，不忘囑咐粉絲別期待他回覆；副行政總監鍾劍華那天選擇「躺平」，僅間或留意投票率數字。蔡子強、馬嶽等評論人收山，他繼續評論時事，只因「唔想被恐懼支配我人生」，事實上十一月提名期後，他曾經一時意氣，在會上說不如不做今次選舉民調，「嚟資源」，不過，鍾庭耀則覺得為何不做，在十多分鐘內拍板決定繼續。

在香港歷史中，三十年前，民調因立法會選舉誕生，然而這一次選舉，與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樣，沒有每日調查候選人支持度、成本高達八十萬元的滾動民調，沒有票站調查，民研卻仍然企硬，在廉署專員稱民調設投白票選項或違法、《人民日報》、大公報、文匯報的討伐聲浪中，進行了七輪選舉民調。

與 2016 年換屆選舉之間，隔着一道時間的長河。

兩年前，鍾庭耀退休，「港大民意調查研究計劃」也宣告獨立，眾籌另起爐社「香港民意研究所」，籌得六百萬啟動資金，成為香港不依附學術界、屈指可數的獨立民調機構。

兩位主事人同是鍾氏博士，一動一靜，作為同代人，年紀僅相差三年，61 歲的鍾劍華快人快語，自言「多嘴」，時常在媒體評論時事；64 歲的鍾庭耀說話卻不慍不火，一番學者做派。

前大半生，民調如香港社會寒暑表，鍾庭耀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，主攻選舉及定期調查香港人的社會指標；鍾劍華則在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，密密發表政策相關的民調結果，長者金錢管理、全港性賭波行為、醫療保險等議題，卻遇上學術自由收窄，中心亦名存實亡，直至去年退休，才加入民研。當學術自由收窄，二人今日聚守民研，保存一方獨立民調的淨土。

▲ 香港民意研究所兩位主事人同是鍾氏博士，一動一靜，作為同代人，年紀僅相差三年，61 歲的鍾劍華（右）快人快語，自言「多嘴」，時常在媒體評論時事；64 歲的鍾庭耀（左）說話卻不慍不火，一番學者做派。

由觀察群星到研究人類

十月末，舞台劇《100% 香港人》上映，按人口比例選出一百個素人表演。擔任顧問的鍾庭耀第一個上台，鎂光燈下開過無數次民調發佈會，水銀燈下第一次踩台板，卻前所未有地有點壓力，緊抓麥克風，站得直挺挺，緩緩以長達約八分鐘的獨白開場。

「我喜歡觀星，想過讀天文學，但讀天文就要離開香港。我不想離開，因為離開香港，就是離開家庭、離開現實。」

他們的人生，是怎麼與民調產生連繫？

自從小六那年，在學校圖書館發掘到一本天文學書籍，鍾庭耀便一頭栽進星空的世界，幾個月內囫圇讀完館內的書，到在拔萃男書院讀中四，已任職天文學會主席，辦講座、聯校觀星營，去美國領事館、英國文化協會奔走借幻燈片，甚至想過負笈海外唸天文學。第一次做民調，要追溯至 1976 年人口普查，鍾庭耀受校內推薦任調查員，被派去油麻地避風塘統計水上人口，拿着人口統計包，戴着臂章，一天下來小艇「噗噗」聲中，採訪八至十個艇戶。

眼界越大開，他越覺得，「大宇宙係星空天體，人都係一個小宇宙……所以選擇人類做社會研究對象都可以。」身為獨子，即使家中可負擔海外留學費用，他最終仍考入港大社會科學系，畢業後由研究助理做起，最終投身港大民意研究計劃。此後僅在空閒時觀星、在螢幕上遠眺宇宙星晨。

▲ 鍾庭耀自幼喜歡觀星，想過讀天文學，最後由觀星轉為觀察人類行為。

同代人鍾劍華也記得，當時不論政府及民間均走向開放，更講求實證態度確立服務論據。1982 年，香港史上第一屆區議會選舉，翌年三月再辦市政局選舉，適逢具社工背景的李植悅於李鄭屋做社區工作，由當區社工推舉，代表社協出戰深水埗西，鍾劍華正就讀中大社工系，便加入助選團，負責「洗樓」派傳單。到了選舉日票站前，鍾劍華也有份在宣傳禁區前派單張，有人傳來囑咐，叫義工抓緊最後機會，朝前往投票的市民呼喊：「請投年輕社工李植悅一票！」他當然依從，原來助選義工團一早拍門進行簡單選民調查，發現「『年輕』同埋『社工』係攞好多分」，立即應用在票站策略上，最終李勝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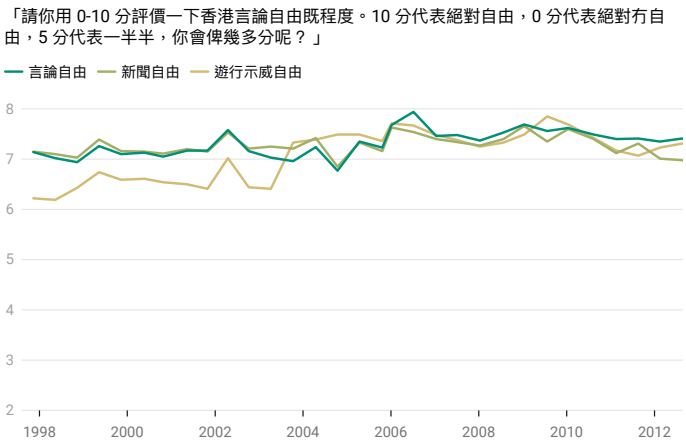
畢業後，鍾劍華在香港青年會入職社工，四年半間先後負責在石硤尾及麗瑤邨開兩間新中心，他每次均由拍門收集對居民對居住環境、服務需要的意見開始，把民調當成建立關係的手段。與此同時，他在理工學院夜校任教，幫補家計，直至 1988 年理工社工系擴大招生，需聘用更多教師，他轉身進入學術界，任教應用科學系，才真正開始進行較嚴謹的民調工作。

民調之意義　誰在害怕？

香港民意調查之始，要數九一立法局首次地區直選。當時社會正邁向政制改革，「一個咁重要嘅轉變，自自然然就會令到學術研究、媒體對民意渴求方面突然間爆發」。八二年港英政府舉行首次區議會選舉，其後民主派要求立法局「八八直選」。八七年，港大已設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，鍾庭耀當時任研究員，已試驗不同的社會指標調查，經過三四年醞釀時間，到九一年六月傳媒再查詢會否就選情進行民意調查，「港大民意調查計劃」終在三個月後誕生，選後仍不定期繼續發佈民意調查。

隨最後一任港督、選舉出身的政治人物彭定康九二年從英國來港上任，民意調查如雨後春筍般冒起。

九七回歸前，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」耗費約一年時間，從曾做過的調查中，奠定約 25 個項目、一共 250 項問題，改為定期進行，每半年發佈結果，一直至今。制訂之時，鍾庭耀個人認為有三個核心項目，第一是領袖民望，包括特首、官員、立法會議員、行會成員、政黨甚至兩岸政治領導人等，至今自費進行，「呢啲全部都係一個類別，係唔可以放棄，但係用幾多資源、密度幾多就另計」；第二是一系列指標，包括社會、自由、法治等，「唔係講恒生指數嗰種經濟指標，而係市民主觀地覺得社會發展點，包括對前途信心」；第三則是香港人的國家民族及世界觀，涵蓋市民身分認同、台灣及西藏問題、對各地人民觀感等，他稱用以量度「一國兩制」這個長達五十年的實驗，能否令香港與中國、中國與世界接軌。至於其餘民調項目則屬事件性，如區議會、立法會選舉相關項目等。



資料來源：香港民意研究所、港大民意研究計劃

這些項目猶如社會晴雨表，也像民意橫切面 — 然而，誰在害怕不利自己的民調數字？回歸不夠三年，2000 年已爆發港大民調風波，特首兼校監董建華涉透過中間人干預學術自由，港大時任副校長黃紹倫承認曾對鍾說，兩年做 29 個特首調查太頻密、「學術性不高」、「特首辦對民調有意見」、「校長不喜歡」此類大學名義的調查被政治人物引用 — 鍾庭耀罕見高調發聲，在報章撰文、開記招引爆獨立調查。

身在理工大學，鍾劍華自然有留意事件發生。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於 1999 年成立，主要進行政策民調，也接政府、商業機構或第三方委託，包括長者貧窮、失業情況、獲民政局委託賭波合法化、保險公司委託調查市民對自願醫保意見等等 — 到了 2002 年，董建華特首任期內，御用智囊中央政策組副主任劉兆佳，立即借走了當時的理大應用科學系副主任、前中心負責人李明堃，其後更每星期委托機構做民調，包括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。

▲ 鍾劍華

「佢哋就住政府嘅一啲事情想了解吓公眾反應，亦都想塑造下公眾反應。」彼時政府曾非常重視民調結果，「佢哋當呢啲民調係一種政治工具，有時甚至係政治武器。」鍾劍華當時已感「不妥」，「第一佢哋唔公布數據，只係用嚟內部參考，第二，佢哋 set 啲問題好多係好唔妥當。」他透露，中央政策組的民調問題有時涉政治主觀評價，例如「你是否認為某位民主派是 XX」，正常要「開機」前一天把問題傳至中心，卻待他上課間、前一小時才傳來，令調查員相當難做，即使曾在研究報告中引述的調查結果，也僅選擇性發佈，違反原則。

2009 年，鍾劍華接任總監，便不惜失去大水喉「斬纜」。度過幾年相安無事的時光，高峰期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一年辦 60 個研

負盈虧，中心員工由 14 人減至他退休前的 2 人，現時基本名存實亡，「乜都唔做，靜晒」。「你想大學同社區建立一個橋樑，點解突然間會變呢？」他沉吟一下，才道：「起碼係大學高層好似開始有意識壓抑大學公共空間。」他惋惜中心進行民生類民調的身位無法填補。

▲ 2000 年，港大民調風波，特首兼校監董建華涉透過中間人干預學術自由，鍾庭耀被傳媒包圍。(Photo by Wan Kam-yan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)

無懼攻擊紛擾 「科學歸科學」

眾籌獨立後，今日香港民意研究所仍未言退，一周開兩次記者會，雷打不動。現辦公室有三間，高峰時，一周「開機」五天半，約三十個電話調查員擠滿黃竹坑辦公室，現時則維持三天上下。攻擊聲浪中，鍾庭耀已說：「香港民研一向光明正大，奉公守法，不會遷就政治需要而改變作風。」

今年初選案，1 月 6 日，清晨六點多，國安警察叩響了鍾庭耀的家門，要求他協助調查，其後搜查民研辦公室，檢走電腦，收走其個人電話。鍾庭耀形容為「史無前例的滋擾」，也只望忘記「一啲唔需要有嘅感覺」，對太太的反應，他不願多談，僅形容是不愉快經歷，又認為公開透明做民調，不應有如此待遇。被搜後，民研律師團隊與律政司討論訂立「共同檢查被檢取物品」之規程，鍾劍華指過程中一直堅持新聞資料需被豁免，但經信來信往，最後可以讓民研抄走警方搜走的資料，未至影響工作。

▲ 2020 年 7 月 13 日，民主派初選正進行點票，鍾庭耀在場。

今次立法會選舉則是更加一波三折，選舉最後一輪民調發放時，鍾庭耀說：「法律框架越見嚴謹同模糊，模糊先係最大困局……希望大家明白，科學民主數據，盡量唔好用政治眼光，盡量用科學眼光睇佢有冇用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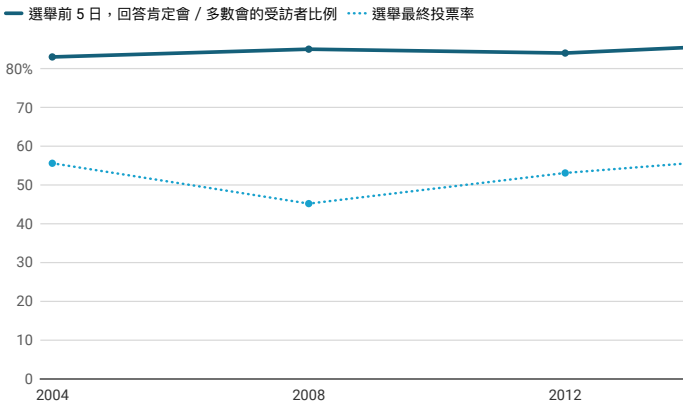
員日輪只稱民調投日票選項或「違法」，他們工作如常，但加拿大心

發佈數字，因首次採用成本較低的多模式電話及群組調查，樣本數比滾動調查少，只好盡量說明推算誤差，宣告白票、廢票、每區最高勝選人的比率留待選後才公佈；不久再受《人民日報》社論，《大公》、《文匯報》連番大篇幅狙擊，雖然有壓力，但他沒再留意。作為具專業操守的民意研究者，若果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，有研究被宣告非法，鍾庭耀說只能依從，但不打算輕言放棄，「我哋唔係抗爭者，唔係公民抗命者，盡量喺合法框架裡面做最專業功夫。」民間組織或解散，或被取締，才會在民調中被除名。

選舉結果揭盅前夕，建制派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已「出口術」，稱投票率達三成已「算好」，鍾庭耀認為民調早已反映，由九一年至今，投票意欲對比最終投票比率，比例均落在六成左右。「政治歸政治，科學歸科學，人性歸人性……唔需要對一啲佢哋不認同嘅人，去做一啲不人性嘅處理……我相信任何一個抹黑我哋嘅人，或者曲解我哋民意數字嘅人，佢深深地作為一個人，一個普通人，應該有人性部份，佢人性嗰部份會話畀佢聽，我哋嘅嘢係真確。」

民調顯示選民投票意欲，與最終投票率關係

民調問題：「今年嘅立法會選舉，請問你會唔會去投票？」



註：2021 年研究日期為 9/12 至 14/12，樣本數：891；其餘均為各屆選舉前 5 日數據

Chart: 立場新聞 • Source: 香港民意研究所 • Created with Datawrapper

四百年前，伽利略因從改良望遠鏡夜觀星象，發現木星的衛星而相信日心論，被教廷異端審判庭審判判決終身軟禁，著作亦被查禁。鍾庭耀小時候讀到他的故事，得到啟示：「發掘真理要付出很多代價，追尋真理的人亦往往需要被犧牲掉。」他笑說，「就算全世界都唔信，我覺得係真理，咁我咪執着呢個真理囉，可能一百年後我先係啱。」

「我嚟到而家人生呢個位，我覺得真理就係真理，我仍然能夠自由地去講出我認為嘅真理，我會繼續講，如果不能，喺法律框架底下，我不能再講，咁我作為一個奉公守法嘅人，就唔講囉，我唔需要挑戰法律， 但我唔會歪曲真相真理去講假話。」2000 年正值壯年的鍾庭耀作的最壞打算，不過是失去工作，今日已屆遲暮之年，最壞可失去人身自由，他不欲將所做的稱為「犧牲」，因其他人所承受的苦難都比他多，只淡淡然說：「我估我現在嘅損失比當年少，年紀亦大一啲。」

八九學運時，鍾庭耀在港大任職宿舍高級導師，校園學運氣氛熾熱，遙遙支援北京學生，至屠城慘劇發生，他不斷思考：「點解可以避免呢一種災難再發生？」他的答案是：「民意調查如果一早出現喺中國，可能呢場災難會可以避免。」兩年後，港大民研成立，民調一做三十年。「如果香港沒有自由民意調查，我哋可唔可以捱咁耐呢？我就覺得未必會，如果我哋做咗三十幾年民意調查，突然間唔做，突然間封閉社會，突然間好多怨氣，有啲似八九年嘅北京，咁香港會變成

處理，但係民意嘅事情唔住係度，而你又以為不得住，又或者好有信心錯判情況，當佢一爆發嘅時候，咪一發不可收拾，我希望呢個歷史教訓，大家會明白。」

▲ 鍾庭耀

邀本地學者評論被拒百次 鍾劍華成「檸檬王」

民研有關今年立法會選舉的幾輪調查發佈，鍾劍華次次露面，記招桌前放滿咪牌，到了聖誕前最後一個「我們香港人計劃」關於「劏房租務管制」的記招，他邀請了三位現場嘉賓，不過到場記者一個也沒有提問。

近來，鍾劍華獲得一個新稱號：「檸檬王」— 說起他哈哈大笑，笑聲苦樂參半。

這大半年，他主力做政策相關、成本較低的民調，新增每三個月的社會服務評分調查，以及安居樂業指標，每次記招均邀請評論嘉賓，與以往港大民研主力政治民意調查，數據先行，不作評論，大相逕庭。他稱一方面汲取以往理大時辦研討會的經驗，用數據帶動政策討論，「所有討論平台差唔多死晒，所以我哋有一種空間去填補呢個虛位」，另一方面擴大民研研究範圍，「立足點闊啲，企得穩啲，希望係咁囉」。「我覺得無論政治環境係點，政策問題唔可以唔好討論。」

▲ 民研記者會後，鍾劍華與評論嘉賓合照

每一次記招，他都邀請年青學者、公共意見領袖現身評論，「每個禮拜都食好多檸檬」— 迄今發出超過的邀請數以百計，無奈民主派初選案後找人越見困難，尤其「我們香港人」計劃。他幾乎碌盡人情卡，打過許多電話，傳 WhatsApp 訊息，有人已讀不回，有人邀三次來一次，但要求不用校名、學院名及職稱，甚至需要取年假現身，或需要向上司匯報內容……學術自由收窄，年青學者有續約壓力，面

起碼都接我電話。」他擺擺手，又朗聲大笑。

事實上，退休後，鍾劍華還打算找教學工作，初初應鍾庭耀邀請，僅在民研義務工作，掛名名譽總監，在記招發評論，不過稱「搵工有阻滯」，臨聘用被高層攔截，近大半年便在民研轉為兼職，一周上班三天，空間不足，二人還共用同一個辦公房。

「多嘴嘅代價就係咁啦。」說罷，鍾劍華再大笑，擠得額上也出現細紋，成功掩蓋幾分無奈。

▲ 鍾劍華

「多嘴」只因六歲聽林彬　「唔想被恐懼支配人生」

選舉評論學者馬嶽、蔡子強相繼宣告封咪封筆，環顧四周已無人，時常發表評論的鍾劍華卻不肯收聲 — 只因六七暴動那一年，曾有一把聲音，評論時事至死方休。鍾劍華自小家住彩虹邨，母親每天買兩份報章，最大的娛樂，就只有一部收音機。他才六歲，便每晚伏在案上，收聽商台時事評論節目《大丈夫日記》，對主持林斌的嗓音著了迷，即使聽不明白 — 他的父親行船，一年見不了幾次，他自覺或者是投射— 直到某一天，這把聲音消失了。

他心頭升起一陣古怪的感覺，想着：「點解無端端俾人燒死？咩事呢？燒死就冇咗把聲啦喎，聽唔到喎。」長大後，他才了解，林彬因為抨擊親中左派的暴力行為，該年八月被伏擊，連人帶車遭燒死，兇手至今未明，沉冤未雪。

▲ 鍾劍華辦公室的書架上，擺放不少選舉評論書籍

風高浪急，今年《蘋果日報》被迫結束後，曾在論壇版筆耕 256 篇文章的鍾劍華，發表文章明言不會選擇沉默。1980 年入讀大學，當時中大及港大合起來收生僅兩千多人，師長諄諄告知：「你係天子門

也忍忍住忍，後來教會，也不願卑躬屈膝，擦政府鞋」，「政府唔需要你讚太多，政府應該獲得更多人提點佢，所以我覺得呢個唔應該有太大代價，我付出我嘅時間，我付出我嘅心力、才智、知識、認知，已經係一種貢獻，已經係一種代價，如果你話甚至要用刑罰來威嚇我，我覺得呢個社會好扭曲，我唔想被恐懼支配我人生。」

奈何攻擊未停，他嘆：「好可惜就係五十幾年前嘅野蠻，今日用另一種形式繼續出現。」

鍾庭耀「半退休」：營運下去待黎明

未來一年，鍾庭耀打算再檢討民調做法，或者縮短資料保存時限，再由三個月，變短至一個月。首年籌得約 928 萬捐款，去年七一至今年三月底則籌到約 110 萬，多數屬月捐。撇開不可抗力的政治因素不提，他預計，資金仍足以撐一年半，接到的商業或民間委托不多，因此會盡量節約開支，「營運下去，等待黎明」。現時民研有 17 名員工，他自己至今保持一折支薪。

▲ 2020 年，民研告別灣仔辦公室，遷至黃竹坑

鍾庭耀自言已「半退休」狀態，近年投身國際研究事務，曾任世界民意研究學會亞洲分會會長，在領導班子中， 2023 年更將接任會長一職。要量度一個地方的民意研究水準，學術界有兩把尺，自由度及專業度，香港能保持專業度，至於自由度卻近年大幅退後，他卻樂觀地說：「第一世界經驗我哋又有，第二世界經驗又累積緊」，或可為國際社會帶來更豐厚的經驗之談，揭示民調意義。

現時鍾劍華在記招露面遠多於鍾庭耀，他希望公眾繼續捐款，但覺有空間就要繼續做正確的事，「唔好未到終局就自己舉手投降。」社會人為製造倒退，自有病灶，民意只是表徵，「民調講到尾都係工具，唔係 ends（目的），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衍生到一啲有意義的社會討論，同埋體會到民主科學精神……如果民調這個透過科學方法發掘數據都唔尊重，甚至否定唔畀你做嘅話，個社會就好倒退。」

為民意數據投放大半生，鍾庭耀但覺差不多時間交棒。變幻原是永恆，「世界係會變，香港、中國、中華民族終於會變，或者我離開呢個世界之後……去到真係會變嘅時候，或者佢就會搵返我哋而家做嘅工作，而係發覺有用。」萬一交不了棒，這麼多年的公開數據不會消散，「第時都會有用嘅。」

▲ 鍾庭耀

記者 | 鄭祉愉
攝影 | Kwan

香港民研　# 民調　# 香港民意研究所　# 鍾劍華　# 鍾庭耀　# 民研　# 民意調查

Register as a free Liker
立場新聞
65 Likes

相關文章

林妙茵：為何我相信「普選」不是遙遙無期
2021/12/28 – 20:51

記協辦周年晚會　場刊列晚宴贊助人包括田北俊、夏佳理
2021/12/28 – 19:37

© 2021 立場新聞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承印人：Best Pencil (HK) Ltd
地址：九龍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B座14樓06室
Standnews (UK), Summit House, 170 Finchley Road, London, NW3 6BP